

世 | 界 | 名 | 著 | 阅 | 读 | 经 | 典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I

青年近卫军

—— [苏] 亚·阿·法捷耶夫 / 著 文良 / 译 ——

上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世 | 界 | 名 | 著 | 阅 | 读 | 经 | 典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I

青年近卫军

—— [苏] 亚·阿·法捷耶夫 / 著 文良 / 译 ——

上

——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年近卫军.上/(苏)法捷耶夫著;文良译.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05.7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苏俄卷.第4辑/文良主编)

ISBN 978-7-204-10241-9

I.青… II.①法…②文… III.长篇小说—苏联 IV.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10738号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

青年近卫军(上)

作 者 (苏)法捷耶夫著

译 者 文良

责任编辑 成如梅

封面设计 纸上魔方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网 址 <http://www.nmgrmcbs.com>

印 刷 北京龙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960 1/16

印 张 22

字 数 250千字

版 次 2010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4-10241-9/I·2216

定 价 57.60元(上下册)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联系电话:(0471)4971562 4971659

目 录

第一部

第 一 章	1
第 二 章	12
第 三 章	21
第 四 章	30
第 五 章	40
第 六 章	49
第 七 章	59
第 八 章	69
第 九 章	76
第 十 章	87
第十一章	95
第十二章	102
第十三章	114
第十四章	124
第十五章	133
第十六章	139
第十七章	150

第 十 八 章	157
第 十 九 章	173
第 二 十 章	184
第二十一章	200
第二十二章	215
第二十三章	225
第二十四章	233
第二十五章	238
第二十六章	250
第二十七章	259
第二十八章	274
第二十九章	285
第 三 十 章	299
第三十一章	311
第三十二章	324

第一部

第一章

“不，瓦莉雅，你过来瞧瞧，这儿多美呀！简直太美啦！简直像雕刻出来的……但它不是大理石做的，也不是石膏做的，而是活生生的，但又这样冷漠！多么美丽，一般人的手是无法做出来的。你瞧，它如此宁静地贴近水面，纯真、端正、安静……这是它在水中的倒影，真的不好说，这两朵中哪朵更漂亮。还有颜色？你瞧，你瞧，它不是白的，我的意思是，它是白的，但是又有那么多深浅不一的颜色——有点儿黄，有点儿粉红，还像是蓝色的。还有花心，潮润得仿佛珍珠，真是看得人眼花缭乱——这些颜色人们连叫也叫不出来！……”

一位姑娘由小河旁边的柳丛中伸出头，这么说道。她身穿洁白的衬衫，波浪形的乌黑的头发梳成两条辫子，两只异常漂亮的炯炯有神的黑眼睛，忽然射出热情的光芒；她自己就像这朵灰色河水中的百合花的影子。

“竟然还有时间来看花！你这人太怪了，邬莉娅！”那个名叫瓦莉雅的姑娘答道，她也一起探着身子看着小河。她的颧骨稍微高一点儿，鼻子有些翘，不过她那洋溢着青春和善良的脸却很迷人。她的眼睛没有看百合花，只是茫

然地在岸上寻找和她们失散的女伴，喊道：“喂！……”

“喂—喂……喂—喂……喂！……”附近有几个声音同时回应着。

“你们来这儿吧！……”邬莉娅发现了一朵百合花。”瓦莉雅说，用一种怜爱和嘲讽的神情看了看朋友。

正在此刻，仿佛远方雷鸣的回声一样，炮声再次轰隆响起——这是从西北部，由伏罗希洛夫格勒那边传来的。

“又来啦！”

“又来啦……”邬莉娅轻声说了一遍，眼中射出来的热情的光消失了。

“这回他们真的要攻进来么？我的天啊！”瓦莉雅说，“你记不记得，去年都快急死我们了？最后终于安全地过去啦！但是去年他们是在很远的地方。你听到了没有，响得真可怕！”

她们静静地听了一阵儿。

“我听见这样的声音，然后看看这样美好的天空，看看树上的绿叶，感到脚下让太阳晒得很温暖的青草，嗅到草的芳香——我心中就觉得很难受，好像这些将要永远、永远地离我而去，”邬莉娅轻声而激动地说道，“这场战争似乎把人的心肠变硬啦，原本你已懂得对任何事情都要漠不关心，但是忽然你不禁对一切又发生了这种兴趣，这种怜爱！……你知道，这种话我只能对你说。”

她们的脸在叶丛里靠得相当近，她们呼出的气息汇合在一起，她们的眼睛彼此对视。瓦莉雅的眼睛颜色很浅、很亲切，当中隔得很宽，眼中带着温和与喜爱的神色看着朋友。邬莉娅的眼睛呈深褐色、相当大——不是一般的眼睛，而是诗人描述的美丽的眼睛——很长的睫毛，乳色的眼白，琢磨不透的黑瞳人，从这双瞳人里面好像又射出了湿润的强烈的光芒。

远方的排炮声轰隆作响，连这儿小河附近低地上的树叶也被震得瑟瑟发抖；任何一阵炮声都会令姑娘们的脸上露出不安的神色。

“你记不记得昨天黄昏的草原有多美？你还记得么？”邬莉娅降低声音问。

“记得，”瓦莉雅小声回答，“那夕阳，你还记得么？”

“是的，是的……要知道，别人都说我们的草原很差，说它没有趣味，说它到处是红褐色，满目丘陵，仿佛不能住人，但是我却对它很感兴趣。我记得，奶妈身体还强健时，总是领着我去瓜田干活儿，那时候我还非常小，就面朝天躺在那里，拼命望向高处，心想，不知道能望到什么地方，不知道是否能望到天的最高处？昨天我们望着落山的太阳，以后又望着那些大汗淋漓的马匹、大炮、马车与伤员，当时我很难过……红军战士们个个精疲力竭，一身灰尘。我突然醒悟过来，这并不是重新安排，这是在准备可怕的，是的，就是可怕的后退。因此他们没有勇气正眼看人。你留意到了没有？”

瓦莉雅轻轻地点了点头。

“我看看这片草原，我们在那里不知道唱了多少歌儿，再看看那落日，泪水马上就要夺眶而出。但是以前你经常看到我哭么？昨天黄昏的情景你还记不记得？……天要黑了，他们一批接一批地过去了，炮声、地平线上的亮光、火红的光芒，始终没停过——也许是在洛温基吧——还有就是那深红色的晚霞，颜色那么深。你知道，这个世上什么都不能令我害怕，不管斗争、困难还是痛苦全都不能令我害怕，我只想知道应当怎样做……有一种沉重的东西压在我们心里。”邬莉娅说，一阵阴郁、模糊的光芒使她的瞳人变成了金色。

“但是我们以前的生活是那么幸福，是不是，邬莉娅？”瓦莉雅满含泪水地说。

“世上每一个人都能过幸福的生活，如果他们喜欢，如果他们明白的话！”邬莉娅说，“但是能怎么办，能怎么办呢！”她听见同伴们讲话的声音，语调就变了，她用仿佛孩子一样的细声拖长声调说，眼中同时露出狡猾的神色。

她快速脱下赤脚上穿的便鞋，将深色的裙裾紧握在长长的、黝黑的手中，大胆地向水里走去。

“大家瞧呀，百合花！”从树丛中突然跳出一个精瘦、机灵、目光大胆的

姑娘，大声喊道，“不要动，它是我的！”她发出一声尖叫，两手一下撩起裙子，黑黑的赤脚闪了一下，然后跳进水中，激起琥珀色的水珠弄了她自己与邬莉娅一身。“啊呀，这儿的水真深！”水草绊住了她的一只脚，于是她一面向后退，一面笑着说。

其余六位姑娘，也欢笑着跑到河边。她们也跟邬莉娅、瓦莉雅还有刚才跳进水中的精瘦的莎霞一样，全穿着短裙和很普通的衬衫。顿涅茨的暖风和火热的太阳好像有意想使每位姑娘与生俱有的特点明显地表现出来，把这位姑娘的胳膊、腿、面孔、脖子直到肩膀，都变为金色，把那一位姑娘变为黑灰色，把另一位姑娘又晒得仿佛在炉子中烤过一样。

哪儿的姑娘都不例外，如果有两位以上的姑娘凑在一起，她们便会谁也不听谁的，各人拼命用尖尖的声音高声说着，好像自己所讲的每一句话都是非常重要的话，应当让整个世界都知道和听见一样。

“……他撑开降落伞往下跳，这一点儿没错！模样很可爱，一头卷发，皮肤白嫩，眼睛滚圆，就像小扣子似的！”

“说真的，我真不配做护士，只要看到血就将我吓得够呛！”

“真的会扔下我们不管么？你怎能这么说！这绝不可能！”

“哦，这朵百合花简直太漂亮了！”

“马叶奇卡，你这个小茨冈，如果丢下我们，那该怎么办呢？”

“你瞧，莎霞这人太怪了，莎霞这人太怪了！”

“刚见面就会爱上，你不要胡说八道了！”

“邬莉娅，你这怪人想钻到哪里去？”

“你们疯了，也不怕在水里淹死！……”

她们操着顿巴斯独特的、不太好听的南腔北调，这样的方言夹杂着俄罗斯中央几个省的语言，其中有乌克兰土话、顿河哥萨克方言还有亚速海几个港埠——马利乌波尔、塔甘罗格、顿河罗斯托夫——的口语。然而世上不管什么语言，如果由姑娘们口中说出来，则全然变得悦耳动听了。

“我亲爱的邬莉娅，你为什么要它？”瓦莉雅说道，她那亲切的、相隔很

宽的眼睛不安地看着：朋友那黝黑的小腿已被水淹没了，慢慢地连白皙的膝盖也淹在水中了。

邬莉娅谨慎地用一只脚在满是水草的河底试探着，将裙裾提得高高的，连黑裤衩的边也露了出来，然后向前走了一步。她俯下颀长而又匀称的身体，用一只空手拿着百合。一条粗粗的黑辫子滑到身前，松散的辫梢落进水中，漂在水面上，不过在这一瞬间，邬莉娅只用手指最后用了用力，就将百合花连同很长的茎一块儿拔了出来。

“太好了，邬莉娅！通过你的举动，你完全有资格获得联盟英雄的称号……不是整个苏联的，而是我们五一矿闲不下来的姑娘们联盟的英雄！”莎霞站在没到腿肚的水中，瞪大调皮的褐色眼睛看着朋友，说。“将花给我！”说罢，她将裙子夹在两膝之间，用细而灵活的手指拿过百合花，插到邬莉娅带着自然波纹的黑发中。“哦，你戴上正好，真让人羡慕！……等一下，”她忽然说，然后抬头倾听着，“哪儿又响起来了……你们听到了没有？这该死的！……”

莎霞与邬莉娅赶紧爬上岸。

姑娘们全抬起头，认真倾听那时断时续的轰隆声，竭力想在炽热的天空中看见飞机。这样的轰隆声一会儿像蜂鸣一样尖细，一会儿又变为深沉的嗡嗡声。

“不是一架，至少有三架！”

“在哪里，在哪里？我什么都没有看到……”

“我也没有看到，我是通过声音听出来的……”

发动机震动的声音时而在空中汇成一片巨大的隆隆声，时而又分为单独的、震耳欲聋的或者深沉的隆隆声。飞机的嗡嗡声就在头顶上方，尽管没有看到飞机，可是机翼的影子却好像已从姑娘们的脸上掠过。

“也许是去卡米安尼斯克，去炸渡口……”

“或许是去米列罗沃。”

“算了，还去米列罗沃呢！米列罗沃早就投降了，难道你没听昨天的

战报？”

“总之战争仍在南方进行。”

“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姑娘们一面讨论，一面禁不住又去聆听远方轰隆的炮声，炮轰好像越来越近了。

不论战争有多困难可怕，不论它给人们造成的损失和悲痛有多么巨大，然而身心健康的快乐的青年，怀着纯真美好的利己主义，怀着爱以及对未来的梦想，不想也不会在共有的危险与不幸后边看见自己的危险与不幸，除非这样的危险和不幸会突如其来，而且阻止他们那幸福的脚步。

邬莉娅·格罗莫娃、瓦莉雅·费拉托娃、莎霞·潘达列娃和其余几位姑娘，全是今年春天才离开五一矿十年制学校。

中学毕业，这是青年人一生中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而战争时期从中学毕业，这更是一件不平常的事儿。

去年夏天战争刚爆发时，高年级学生——人们还把他们称作小伙子或姑娘——整个夏天都在克拉斯诺顿城边上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中、矿井中、伏罗希洛夫格勒的机车制造厂中劳动。有些学生还去了目前制造坦克的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

秋天，德国人进攻顿巴斯，占据了塔甘罗格与顿河罗斯托夫。全乌克兰只有一个伏罗希洛夫格勒州没让德国人占据；和部队一同后退的基辅政府搬到了伏罗希洛夫格勒，而伏罗希洛夫格勒州的机关与斯大林诺州的机关，如今都设在克拉斯诺顿。

到了深秋，战线已在南方得到稳定，可是克拉斯诺顿到处都是红色烂泥的街道上，仍然有从被德军占据的顿巴斯各区来的人们不断地走过。人们鞋上带来的草原上的烂泥，好像令街道上的烂泥愈来愈多。学生们已充分准备好跟随学校退到萨拉托夫州，然而撤退计划取消了。德军被远远地拦在伏罗希洛夫格勒西方，顿河罗斯托夫由德国人手中重新抢了回来；冬天，德国人在莫斯科城下被打败，红军开始发动攻击，人们都盼望一切还会顺利地结束。

学生们已对外来人住在他们那舒服的家中习以为常。在克拉斯诺顿的有

防火瓦屋顶与砖墙的标准式小屋内，在五一村的农舍中，甚至在“上海”的土房中——这些小住所在战争刚开始的几周内曾由于父兄奔往前线而显得冷清——眼下都有外来机关的工作人员、驻扎在这儿或者奔赴前线的红军部队的指战员们居住或是过夜。

他们学会了辨认所有的兵种、军衔与武器，辨认自己的与缴获的摩托车、卡车与小汽车的牌号。不但当笨重的坦克车停在路旁的白杨树下面，装甲钢板上蒸发着摇摆不定的热气时，就是在它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灰尘弥漫的伏罗希洛夫格勒公路上快速奔驰，或者在秋雨泥泞与冬天白雪覆盖的军用大道上艰难地开向西方时，他们也能够一下就认出坦克的型号。

他们不但依据外形，通过声音也能够辨出自己的飞机与德国飞机，不论此时顿涅茨的天空是阳光明媚，是红土弥漫，是繁星满天，或者暴风怒吼、漆黑一片。

“这是我们的‘拉格’。”他们镇定地说道。

“那是‘米赛’来了！……”

“这是‘容克-87’飞到罗斯托夫去。”他们漫不经心地说。

他们习惯了在防空队中值夜班，肩膀上挂着防毒面具在矿井中、在学校和医院的房顶上观望。不管是远处的轰炸把空气震动了，探照灯光好像织针一样在远处伏罗希洛夫格勒的夜空中交叉照射，这儿那儿的地平线上时常出现通红的火光，还是敌人的俯冲飞机在白天朝草原上很长的卡车队掷下高空爆炸弹，后来又吼叫着用炮与机枪一路扫射，令公路上的战士与马匹如同滑翔艇开过以后的水流一样朝两旁散去——碰上这样的情形，没有人会感到害怕了。

他们喜欢到集体农庄田野去的漫长的路途，喜欢在卡车驶过草原的时候迎风歌唱。他们喜欢在一望无际的田野中收获粒大饱满的小麦的夏天农忙时节，喜欢深夜燕麦秸堆中的轻声交谈与忽然发出的笑声。他们喜欢在房顶度过的长长的无眠之夜，此时姑娘那温暖的手纹丝不动地、一连两三个钟头放在小伙子粗糙的手中，朝霞在白色的丘陵上空慢慢升起，露珠在灰红的房顶

上闪动，从槐树卷起的秋叶上落在院子的地上，空气当中散发着枯萎的花草的根在湿润的泥土中腐烂的气味和远处大火的烟味，公鸡平静地叫着……

然后，他们今年春季毕业了，告别老师，告别自己的组织；战争，仿佛是在等待着他们一样，直接冲他们来了。

六月二十三日，我军撤向哈尔柯夫附近。七月三日，如同响雷一般，传来了我军在固守八个月以后从塞瓦斯托波尔城撤退的消息。

旧奥斯科尔放弃了，罗索什放弃了，康捷密洛甫卡放弃了，战争在沃罗涅什西方进行，战争在通向沃罗涅什的重要道路上进行。七月十二日——逼近里希仓斯克。忽然间，我军正在向后退的部队已过了克拉斯诺顿。

里希仓斯克，这就在附近。接近里希仓斯克，也就是说，德国法西斯匪徒也许明天就会攻入伏罗希洛夫格勒，后天就会开到这儿，开到克拉斯诺顿和五一村，开到那些任何一棵小草都很熟悉的、有从庭园中钻出来的盖着灰尘的茉莉与丁香的小巷，闯入爷爷栽着苹果树的小果园，闯入百叶窗放下的凉爽的农舍——在那儿的钉子上，挂着父亲到军事委员会去以前下工回来的时候自己挂在上面的矿工短袄；在那儿，母亲那青筋暴突的暖和的手将所有的地板都擦得锃亮，给窗台上的中国月季浇上水，在桌上铺好散发着新的粗麻布味儿的花台布。

在前线短暂平静的时期，就有一些少校军需在城里住了下来，好像打算永远生活在这里一样。他们的胡子都剃得非常干净；他们很主动、谨慎、颇有见识。他们和房东们玩纸牌时又说又笑，愿意讲述前线的情况。他们从市场上买腌西瓜，有时候还将罐头食品送给房东当菜汤。在新一号矿井的高尔基俱乐部内和市立公园的列宁俱乐部中，一直有很多尉官进出，他们喜欢跳舞，快乐好动，仿佛非常有礼貌，又仿佛非常任性——让人不好说。尉官们在城内来来往往，不过总有新人来到这儿，姑娘们对这些变来变去的、经受风吹雨打的、颇具英雄气概的脸已经习以为常了，认为他们都是自己人。

然而他们忽然间全都离开了。

上杜万娜娅车站是个宁静的车站，任何一个外出回家或回来探亲的克拉

斯诺顿人，或者一年回来一次过暑假的大学生，平日来到这儿，总感觉已经在家了。如今在上杜万娜娅和沿利哈雅——莫洛佐夫斯克——斯大林格勒铁路线每一个小站里，都填满了车床、人、炮弹、机器与粮食。

从门前的槐树、小槭树与白杨荫凉下的小房屋的窗口，传来了妇女与孩子抽噎的声音。在那儿，母亲在为即将跟随保育院或者学校一起离开这儿的孩子们收拾行装；在那儿，父母在送儿女；在那儿，不得和自己的组织一同从城市撤退的丈夫或父亲在和家人道别。在一些百叶窗放下的小房子中，却被比母亲的抽噎更加骇人的宁静笼罩着——房子中的人或许都走光了，或许只留下一位上了年纪的老母亲，她送走了家里所有的人，心中痛苦得如同压着一块铁，可是她已经无力哭泣了，只能垂着黑黑的双手呆坐在上房中。

早上，姑娘们被远远的炮轰声惊醒，于是和父母发生争执，要父母马上走，叫她们留在这儿，做父母的却说，他们的一辈子就算完了，她们这些团员倒应该去摆脱罪过和灾难。争执过后，她们急忙用完早餐，然后出门彼此打探消息。她们就这样如同鸟儿般三五成群，酷热与焦急令她们极其疲劳，她们有时候在朋友家光线黯淡的小屋内或者小花园中的苹果树底下坐几个钟头，有时候跑到河边树木繁茂荫凉的峡谷中去，内心不安地预感到她们将来会碰到的不管情感还是理智都是不可理解的灾难。

如今灾难真的来了。

“伏罗希洛夫格勒也许早就放弃了，只是没有告诉我们！”一位姑娘声音尖利地说。她个子不高，宽脸盘，尖鼻子，光亮平滑的头发仿佛粘在头上一样，两条小辫子灵活地向前翘着。

这位姑娘姓维莉科娃，叫齐娜，但是从小在学校中谁也不喊她的名字，只喊她的姓：维莉科娃，维莉科娃的。

“你怎能这样说，维莉科娃？没有说，就是还没放弃。”玛雅·彼格利万诺娃说。这是一位黑眼睛的漂亮姑娘，肤色天生就像茨冈姑娘那么黑，她讲完这话，就流露出一种自尊的神色，将放肆的、厚厚的下嘴唇抿起来。

在今年春季毕业以前，玛雅是学校的团支部书记，她习惯了纠正大家，

教育大家，一句话，她希望不管在什么时候一切都是对的。

“就算你不说，我们也知道：‘姑娘们，你们不懂得辩证法！’”维莉科娃模仿玛雅模仿得特别像，引得大家都放声大笑起来。“让他们对我们讲实话，想也别想！我们总是相信，相信，如今真不相信他们啦！”维莉科娃说，她那一双靠得相当近的眼睛闪烁着，两条向前翘起的小辫好像甲虫的触角一样毫无顾忌地翘着，“罗斯托夫或许也放弃了，我们连可以跑的地方也没有了。他们自己跑得却很快！”维莉科娃很明显是在重复她经常听见的话。

“你的话太怪了，维莉科娃，”玛雅竭力压低声音说，“你怎能讲这种话？你应该知道，你是一名共青团员，你过去还是少先队的辅导员呢！”

“不要理她。”舒拉·杜博洛维娜低声说，她是个寡言少语的姑娘，年龄比其他的姑娘都要大，发型是男式的，颜色浅浅的眉毛与两只害羞的浅色眼睛，让她的脸带着一种不同寻常的神情。

舒拉是哈尔柯夫大学的学生，父亲是克拉斯诺顿的鞋匠与马具工人。她在去年哈尔柯夫被德军攻占之前返回父亲家中。她比其他的姑娘们大三岁，不过总是愿意和她们相处，她像少女一样从心里喜欢玛雅，总是和她在一起，姑娘们都说“她们俩就像针线相随一样”。

“不要理她。不管你怎样说她都不会听进去的。”舒拉对玛雅说。

“让我们挖了一整个夏天的战壕，花了那么多的人力，害得我一个月一直生病，但是现在谁待在这些战壕中呢？”个子不高的维莉科娃不听玛雅的，只顾自己说着，“战壕中长满了草！难道这不是真的？”

精瘦的莎霞装出惊讶的神情耸了耸瘦弱的肩膀，眼睛瞪得大大地看了维莉科娃一眼，吹了一声长长的口哨。

可是，姑娘们之所以会这么专注地倾听维莉科娃的话，很明显根本不是因为她所讲的内容，而是由于大家都不清楚现在的形势到底怎样。

“不，形势确实非常糟糕，对不对？”冬妮娅·依凡尼欣娜害羞地看了维莉科娃一眼，又看了玛雅一眼说。她的眼睛中流下了泪水。在她们当中她年龄最小，几乎还是一个小女孩，腿很长，鼻子大大的，浓密的深栗色头发梳

到大耳朵后边。

冬妮娅的姐姐莉丽娅从战争爆发初期就到前线去做军医医士，在哈尔柯夫附近的作战中杳无音信。冬妮娅最喜欢她的姐姐，从那往后，她就感到世间的一切都很可怕并且不可挽回，她那阴郁的眼睛也总是含着泪水。

只剩下邬莉娅没参与她们的交谈，对她们的心神不安好像也没有同感。她把辫梢让河水浸湿的乌黑的大辫子解开，将头发拧干，接着重新编好。然后，她将双腿交替着伸出去放在太阳下晒干，仿佛聆听心里的声音一样垂着头站了片刻，她那黑黑的眼睛与头发在头上那朵白色百合花的映衬下，显得特别美丽。腿晒干以后，她用细长的手擦了擦脚底，然后擦了擦脚趾与脚后跟，最后用一个熟练的动作快速地把脚伸到便鞋里。

“哦，我简直是个傻瓜，傻瓜！别人让我去专门学校，我怎么不去呢？”精瘦的莎霞说，“有人让我去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专门学校，”她用一种男孩子般的若无其事的神情看看大家，天真地解释道，“这么一来我就能留在德国人后方，但你们却还不知道。你们都在那里着急，但我并不心急。‘莎霞为什么这样镇定？’谁知道，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命令我留在这儿的！我呀，我要将德国秘密警察机关中的傻瓜，”她忽然嗤了嗤鼻子，带着一种狡黠的嘲讽神情看了看维莉科娃，“我要随便摆布这些傻瓜！”

邬莉娅把头抬起来，庄重而专注地看了莎霞一眼，脸似乎抽动了一下：可能是嘴唇，也可能是那细细的、轮廓美丽的鼻孔抖动了一下。

“内务人民委员部就算不派我，我也会留下来。有什么关系呢？”维莉科娃怒火冲天地将像触角一样的小辫撅了撅，说，“既然没有人管我，那我偏要待在这儿，一如既往地生活。那有什么关系呢？我是一名女生，在德国人看来，就好像革命前的女校学生。他们到底是文化人，他们能拿我怎么样？”

“好像革命前的女校学生？！”玛雅喊道，脸颊一下涨得红通通的。

“我是刚刚从女校毕业出来的，您好！”

莎霞学维莉科娃学得非常逼真，姑娘们再次大笑起来。

正在这时，一声骇人的响声，震颤着空气与大地，险些震聋她们的耳朵。

树上枯萎的叶子和树皮屑时时飘落，连水面也激起阵阵涟漪。

姑娘们面无血色，静静地彼此对视了一会儿。

“会不会在哪儿投了炸弹？”玛雅问。

“它们不是早已飞过去了吗，又没听见有第二批！”冬妮娅眼睛瞪得滚圆，她总是首先预感到灾难。

此时，好像是混合起来的两声爆炸，震动了周围，一声非常近，另一声略晚一点儿，离得非常远。

姑娘们一言不发，都一起匆忙向村里跑去，只见她们那黝黑的小腿在矮树丛里闪动。

第二章

姑娘们奔跑在顿涅茨草原上；这儿的草原被太阳晒得非常干燥，又加上羊群踩踏，一走路就会带起一片灰尘。真是不敢相信，方才还是悦目葱翠的树木包围着她们。这座峡谷很深，中间有条小河经过，岸边的树林就像狭带一样弯弯曲曲地延伸着。姑娘们跑了三四百步以后，已看不到峡谷、河流与树林——草原吞没了一切。

这并非像阿斯特拉罕草原或者萨利斯克草原一样地势坦荡的草原，它上边都是丘陵与峡谷。这里有个大大的向斜层，它两边通往地面，远远地在南北两面的地平线上高耸着，好像两排大浪。这个向斜层就像一个冒着热气的蓝盘子，里面炽热的空气在摇曳颤动。

在这片很干的天蓝色草原高低不平的表面，在它的丘陵与洼地里，矿区